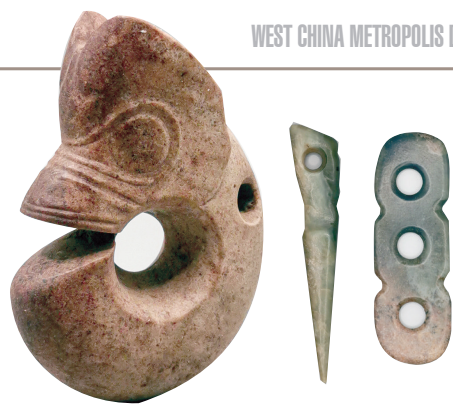


从旧石器到瓷窑址,从都邑到边疆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如何多维度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



◀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1号积石冢出土的部分玉器(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4月2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本次入选的遗址中,既有如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这类近几年的最新发现,也有如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这类的“考古圣地”再结硕果。这些遗址涵盖了从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以及历史时期各阶段的重大发现,从不同的侧面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

评选结果体现了中国考古怎样的趋势?如何通过这些遗址认识中华文明的特点?边疆考古为何越发出彩?在终评会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回应了如上问题。

“四项半”旧石器遗址说明“起源”课题受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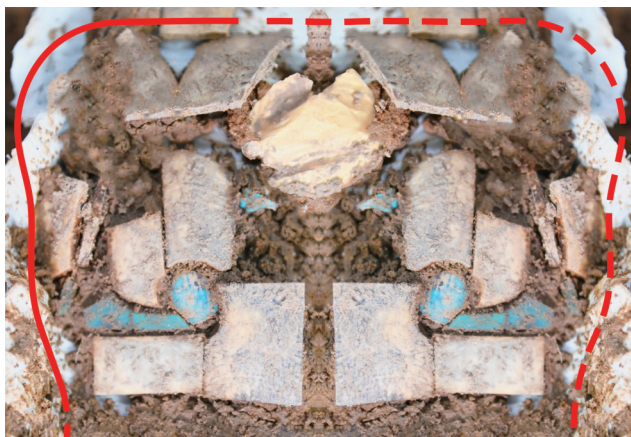
“从去年入围终评的项目来看,旧石器时代项目比较多,我们称有‘四项半’。”王巍笑道。所谓的“四项半”,其实说的是本次入围终评名单的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贵州普定穿洞遗址、广西扶绥吉到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以及包含了部分旧石器晚期重要遗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这说明,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两个重大的、受到国际关注的热点课题越来越受到国内的重视,各地在持续发力。因而,国内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队伍,也得以逐渐壮大。”王巍说。

“而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和‘考古中国’若干项目的支撑下,可以看到本次入选了很多跟中华文明起源相关的重要发现。”王巍说。比如,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规模巨大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面积达600万平方米,王巍形象地比喻其相当于8个明清故宫的面积,而主体建筑有30万平方米。修建如此大的都邑性聚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都是巨大的。因此,南佐遗址所反映的社会分化,改写了学界对黄河流域文明进程最关键的阶段,也就是距今5000年前后阶段的认知。另一项入选遗址,即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其重要价值在于突破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年代下限,将红山文化时间轴线延长了近200年,填补了冀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的空白。

“都城考古始终都是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王巍说,本次入选的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亦是众望所归。更难得的是,即便遗址地处郑州中心城区,是典型的“古今叠压型”遗址,开展相关考古工作的学者也能通过多学科考古的方式,“见缝插针”地推进考古工作。因而,大型仓储基址群、大型水网、手工业作坊区等重要遗迹才得以显露,推进人们对早商都城文明的认识。

此外,手工业相关的遗址,比如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考古工作者除了展开对技术本身的研究之外,还能通过对生产组织、技术交流等多方面的研究,为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丰富的材料。

王巍注意到,多学科结合的手段已成为考古研究工作中的主要趋势,“从以往的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进入到历史时期的研究工作中,并且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成为了中国现代考古非常显著的特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宽阔的大地、丰富的土壤中,积蓄了5000年文明史所留下的印记。王巍认为,自然科学手段在中国的应用会获得更多的信息量:“中国考古进入了黄金时代,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体会。”



▲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西南部墓葬M47出土的兽面镶嵌器(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 考古学家在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2024年度发掘区考察一处发掘出土的窑炉遗迹(2025年10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
-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 山西昔阳钟村遗址
-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
-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
-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
- 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
-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 航拍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核心区地貌(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南佐和郑家沟再次印证中华文明起源5000年文明史

今年入选的遗址,对于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又有哪些重要价值呢?陈星灿以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和甘肃庆阳南佐遗址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

探源工程项目明确,古代中国在进入王朝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古国时代,年代为距今5800年至3800年。学界把从5800年至5300年作为起始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内出现了初阶的社会分化,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300年至4300年前后,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早期国家开始形成。郑家沟遗址和南佐遗址,分别与这两个阶段密切相关。

郑家沟遗址距今5300年至4800年。遗址中所发现的280多处积石冢,已经超过了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的数量,且规模巨大、等级高,第一次证实了红山文化向西南地区的扩散,也证明其在红山文化晚期的核心地位。

而南佐遗址则更新了学界对泾河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过去我们在黄河上游和中游接壤的地方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少发现这样的遗址。”陈星灿再一次提到了南佐遗址的规模。就目前所发现的600万平方米而言,已经比目前黄河流域范围内的重要遗存代表如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都要大。且南佐遗址的年代在5100年至4700年,正好处于文明跃升的重要阶段。“所以南佐遗址的发现,更新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也再一次印证了中华文明起源5000年文明史的事实。”陈星灿说。

边疆考古已成重要主体提供无可替代的资料

在终评名单中有多项来自边疆考古的项目,因此在终评会现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向专家提问:“这些项目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对于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怎样的作用?”

“在中国考古总体发展趋势上,边疆考古已经成为重要的主体。因为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考古学提供了大量的证据。”霍巍说。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以及入围终评名单的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和新疆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都是边疆考古的代表。“虽然有的遗址未能最终入选,但是我认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霍巍说,比如巴达木东墓群,无论是多位墓主人的身份,又或是墓中出土的带有明显中原礼制和唐代审美的遗存,都是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与文化浸润的见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

“边疆考古为真正践行‘五个认同’,认识疆域、文化、民族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资料。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在各地党政机关的支持和保障下,中国的边疆考古,可以说是如今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霍巍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